



中国历史小丛书

中国猿人

ZHONG GUO YUAN REN

中華書局出版

2003年第1期

基本制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第1期）（总第1期）（创刊号）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历史小丛书編輯委员会

主 編：吳 晗

編 委：尹 达 白寿彝 刘桂五 任繼愈

吳廷璽 何茲全 何家槐 何干之

汪 錢 周一良 邱汉生 金灿然

邵循正 季劍淮 陈乐素 陈哲文

侯仁之 郑天挺 胡朝芝 馬少波

翁独健 滕淨东 潘絮茲 戴 逸

(以姓氏笔划为序)

助 編：北京教師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室

中国猿人

編 写 者 賈 兰 兰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宣武門外大街25號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7号

中 華 書 局 排 版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787×1092毫米 1/32·11/8印张·2插页·16,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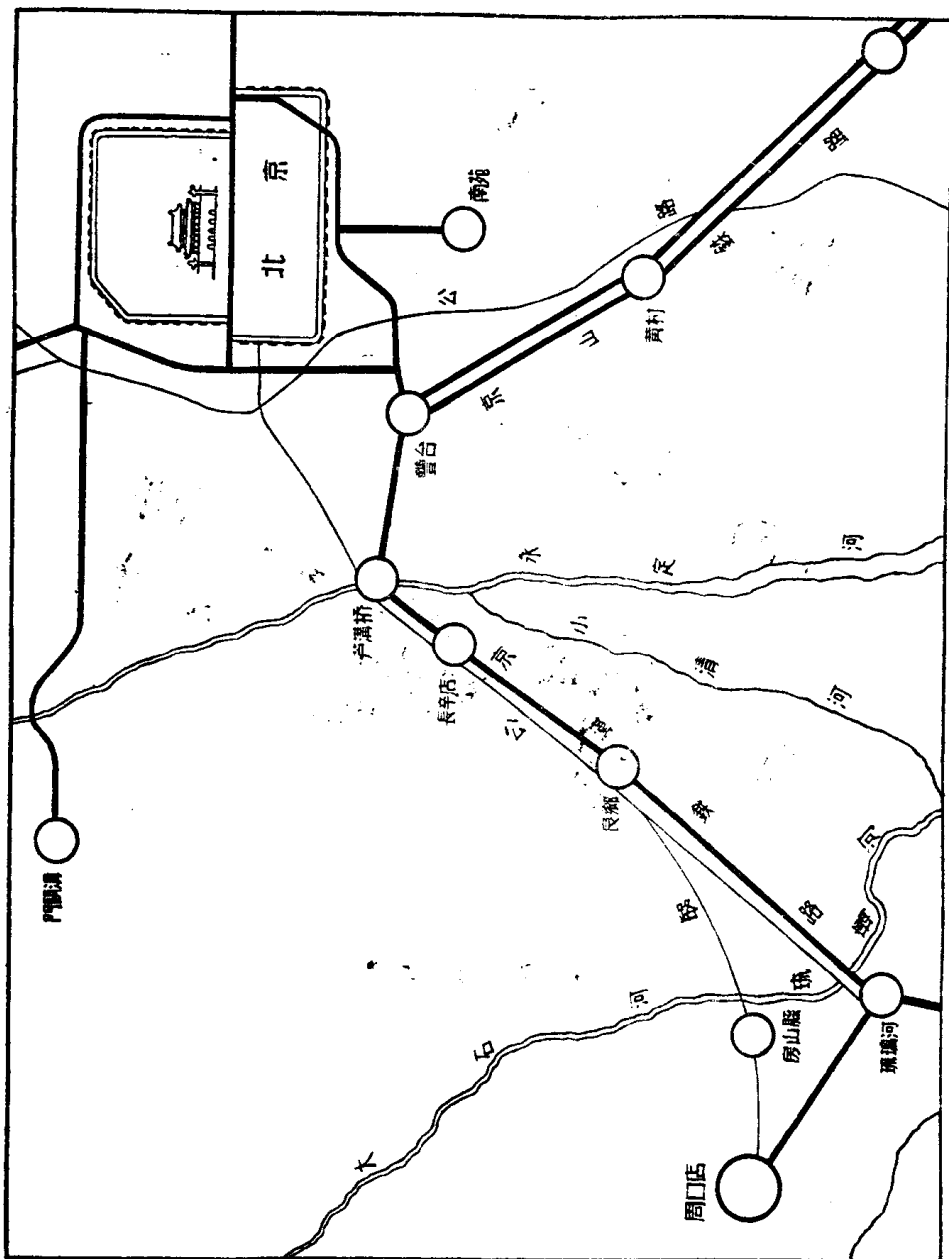
印数：00,001—50,500

1962年3月第1版

196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11018·301

定价：(5) 0.1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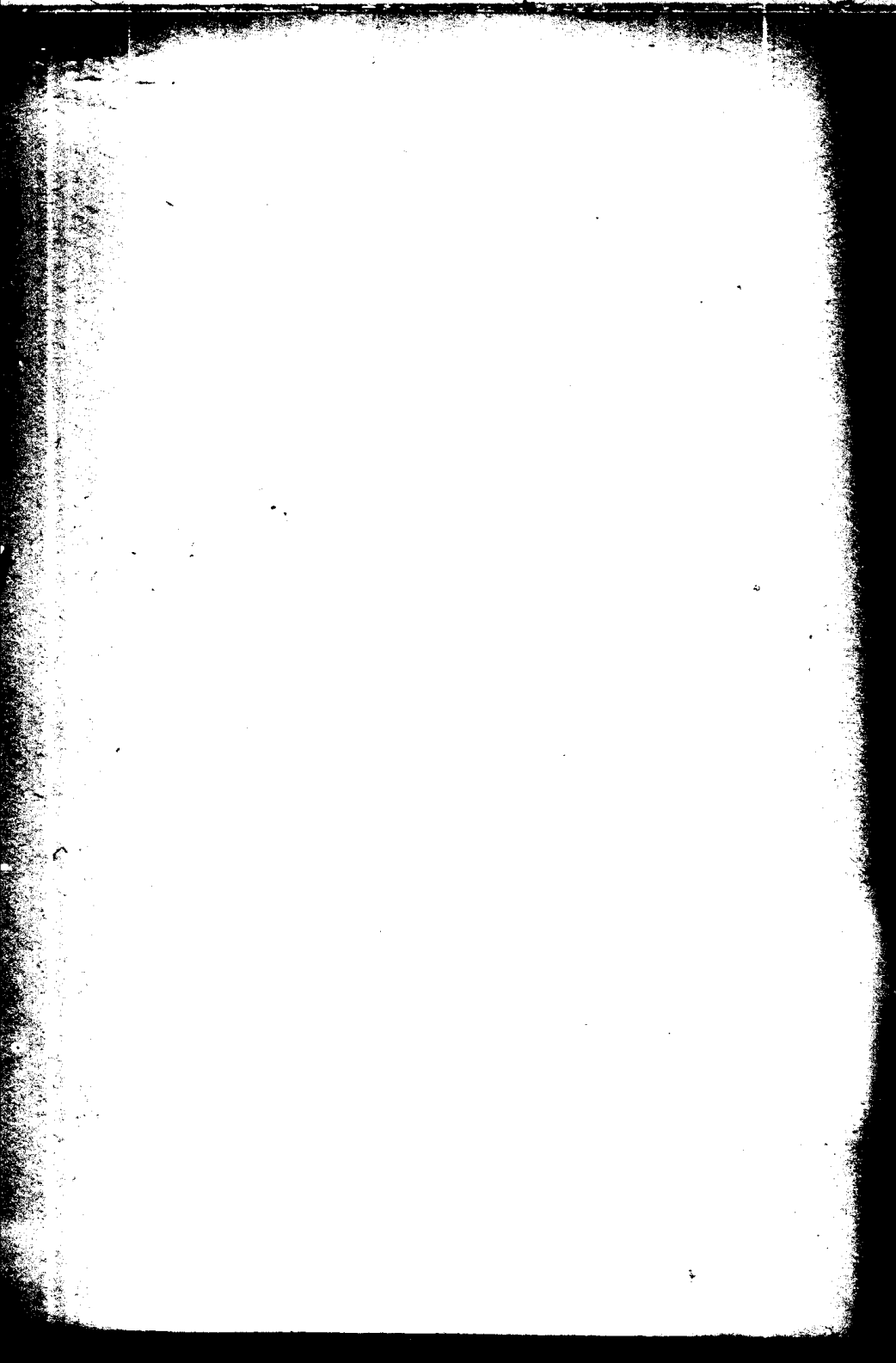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小丛书

中国猿人

賈兰坡編写

目 录

一、中国猿人之“家”.....	3
二、打开“宝库”.....	10
三、中国猿人既像猿又像人.....	15
四、中国猿人就用这样简单、粗糙的石头 工具进行生产.....	19
五、人类开始用火是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4
六、四十万年前的日日夜夜.....	28
七、回顾以往,瞻视现在.....	33



一、中国猿人之“家”

在祖国的首都——北京的西南郊，离城五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周口店的小镇。那里不仅出产煤炭、石灰、大理石和花岗岩，还出产干鲜果品。名闻江南各地的“良乡栗子”，实际上多是产自这一带。这里出产的柿子又肥又甜，在华北一带也是很有名的。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山的东南山脚下。它的西北面是向西北伸展的高山，东北面多为孤零的小山丘，南面和东南面是微向东南倾斜的华北大平原的边缘。

离周口店北约半公里，有一个狭窄的山口，山口以北是一个山间盆地，有一条名叫坝儿河的小河从山口里流出来，沿着周口店两侧蜿蜒南流，到十余公里之外与琉璃河汇合。

周口店附近山上，有大约四亿多年前的石灰岩，有大约一亿五千万年前的煤炭，在它北面不远的地方，还有大理石与花岗岩。这里的石灰岩很厚，由于造山运动〔注〕的结果，使地层构成了许多褶曲。石灰岩容易被

〔注〕是地质学上的名词。因为地热放散，地壳逐渐冷却中心收缩，发生一种横压力，使地层褶曲，造成山和谷，这种变化就叫造山运动。

水溶解，特别是在褶曲发育的地方，更容易被地下水所贯穿，因而在这里形成了許多岩洞。

在周口店西約一公里处，有两座东西并列的由石灰岩构成的圓形小山。东边的一座，名叫龙骨山。龙骨山的北坡有一个大岩洞，就在这个岩洞里留下了离現在大約有四十万年的我們老祖先——中国猿人的遺骨、粗糙的劳动工具和吃剩被抛弃的各种兽骨。这些东西告诉了我们，中国猿人曾以这个岩洞为“家”，在这里居住了很久。

今天，周口店附近的地形和中国猿人居住的时候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从前的龙骨山和它西边的小山头以及再西的較高的山，應該說是相連的，后来由于年年月月不断被雨水冲刷，才逐漸隔开，成了孤立的小山头。周口店与龙骨山之間的小河，从前也比現在寬得多，甚至連整個的周口店都位于古老的河床之內，这由当日留下來的河床殘迹可以推知它的大概。在周口店村东太平山的西坡下，和龙骨山以北昇平山的东南山脚下，都还保留着原来的河砂和大大小小的砾石〔注〕。不过从前的河不会很深的，因为它的来源不远；再說，这条河如果較深，中国猿人也无法涉过河去狩猎，或寻找制造石器原料的水晶。东南面一望无际

〔注〕砾(lì)石，是被水冲磨光圓的石块，也叫作“鹅卵石”。

的平原，虽然原来就有，但和现在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前在周口店附近一带还应该有湖泊或沼泽地，因为在中国猿人居住的山洞里，发现过水獭（tǎ）、河狸、水龟、水牛之类的一些水棲或者是在水边生活的动物。这些动物需要有较大的水泽才能生息繁殖。另外，大概是在中国猿人居住的后一阶段里，在离开周口店不太远的地方，还很可能有面积相当宽广的乾燥的草原，甚至于接近沙漠地带的存在，因为我们也曾发现过较多的鸵鸟蛋壳碎片和少量的骆驼化石。这类动物的生活习性，是适于乾燥草原或沙漠的。

如果把观察和发掘所得到的种种资料综合起来，那么四十万年以前的周口店就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这样一幅图景：

河流或湖泊的岸边，长满了各种水草，并有一株一株的柳树点缀其间，肥胖的水牛常来这里洗澡。偶尔还可以看到大象到河边来喝水。皮质厚韧的犀牛有时安祥地在湿地里走来走去，可能是由于它的性情兇暴，有许多兽类看到它就远避了。

在辽阔的平原上，遍地生着杂草，其中容易见到的是藜和蒿。平原上还有成群的高大的野马往返奔驰或互相追赶着。

西北方的高山区密佈着浓厚的森林，有常绿的油

松和栎，落叶的桦树和椴树，以及好多种野生的乾、鲜果树。在离龙骨山不远的地方，还有很多长着味甘可食的小球形肉果的朴树和开小紫花的紫荆。森林里鸟儿在歌唱，猕猴〔注〕在树上跳来跳去，但这种平静的气氛，不时被虎、豹之类的猛兽为了追赶喜欢跳跃的羚羊或善跑的斑鹿所冲破。

不仅当时的地形和现在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当时当地生活着的许多兽类，也和现在有了明显的区别。据古生物学家们研究，当中国猿人时期，在周口店一带生活的野兽，有许多种现在已经在我国境内绝了迹，甚至有的早已灭了种。比如有一种外貌似虎，而长着一对獠牙似剑的剑齿虎，现在我们就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科学家们根据地下发掘出来的骨骼恢复出来的形象了。

要想恢复中国猿人当时的生活情景以及周围的环境，是十分复杂而又困难的事，如果不从多方面进行调查和研究，是无法得知的。我们目前还只能描绘出一个粗浅的轮廓。现在科学家们正在分门别类的进行研究，随着这种研究的不断加深，我们将会逐渐透视到它的深处。

〔注〕猕(mí)猴，是一种属于猿类的动物，体长二三尺，面部无毛，棲息在深山森林中，善爬树。

現在，我們反回頭來，再看看曾經被中國猿人居住很久的岩洞里面的情況吧。

科學家們對岩洞的里面和外面都進行過長期的探索和研究。雖然一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把洞里全部的堆積都挖完，但對於岩洞的情況基本上是了解了。

這個洞並不算小，它的東西長一百四十多米，南北寬度不等，靠東頭最寬，可達四十米，靠西頭最窄，只有二米多。在洞的中部又向南北各伸出一個裂隙。這兩個裂隙雖然都是原來的開口，但並不是中國猿人經常進出的洞口。經常出入的洞口，據推測是在岩洞的東頭。現在我們到那里參觀所看到的鴿子堂洞口，是後來采石燒灰時開闢出來的；到洞的深處所行經的盤道，是後來順着北裂隙開闢出來的。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岩洞，和中國猿人在那里居住的時候，情況也有很大的不同了。當他們居住的時候，絕大部分都是空空洞洞的。後來，長年累月的風雨給山洞帶進來了大量的土沙，再加上洞壁、洞頂坍塌下來的大量石塊，結果山洞就被土沙和石塊填實了。我們走到尚未發掘的地方，如果不詳細識別，就很難把原來的洞壁和後來填進的東西划分開來。其實就在填進去的土石里面就埋藏着科學家們所需要的東西，可是他們必須把填進去的東西發掘開來，才能把它們取出。

看！科学家对所有的东西都很注意。他們什么都不肯放过，就是一塊石头，也要搬起来看看。他們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由这岩洞里堆积的土石，可以了解出許多的东西。

一位在那里发掘的老工人曾告诉我，在洞的底部有一层粘泥巴。泥巴里夾杂着大小不同的圓圓的砾石。这时还没有人进洞內居住。在泥巴砾石层的上面有一层紅色的泥砂，这层泥砂不仅很細而且显出薄薄的层次，这可以証明它是在水流比較平靜的时候造成的。当这层泥砂形成的时候，已經有人类到洞里来了，因为他們在泥中留下了两块石器。这两块石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留下来的，我們到今天还不知道，因为在同一泥砂层里沒有发现制造和使用这种石器的主人身上的任何遺骨。可能是中国猿人，但也有可能是更为原始一些人。

我們还可以知道人类初次到这里生活的時間不很久，因为他們沒有留下較多的遺物。在这以后，又由洞外进来一次較大的水，把洞底都淹沒了，这由紅色的細泥砂上面复盖着的一层較粗的砂子可以得到証明。当这次水退去以后，首先到洞里来居住的并不是中国猿人，而是現已絕灭的一种名叫 鬣 (liè) 狗 的兽类。鬣狗头大、吻鈍、背有鬣、前腿长、昼伏夜出、善食

动物尸体。这由它們遺留下来的大批遺骨和成堆成层的粪便化石，可以得到証明。鬣狗在这里居住得并不太久，中国猿人就开始作了这个岩洞的主人。他們在当时所居住过的地面上，不仅留下了劳动工具——石器、用火的遺迹、和食后遺弃的各种兽骨，还留下了他們自己身上的东西——一个比較完整的下牙床骨。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中国猿人到这个山洞来立“家”的时候，可能还和鬣狗进行过一場爭夺战。鬣狗也并不是好惹的，它的咬力非常强，連牛骨都能咬碎。根据現在非洲的一种鬣狗的习性看来，当它們得不到尸体充飢时，就袭击牛馬。攻牛时，不从正面而是驟然从旁咬其咽喉。

这个洞里的堆积，是一层叠一层的，一直堆到四十米高的頂部。堆积到这样的高度，当然不是短时期所能造成的。如果有人要問，堆积这样厚究竟得用多少年？現在还无法推算出可靠的数字，不过粗略估計說它有二、三十万年之久，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呢！

我們不可能想像，經過这样长久的時間，在这里居住的人是父继祖、子继父、孙继子，一代一代相傳下来的。想来是当一群中国猿人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时期以后，也許是在某一时期，由于这里的食物缺少，或者是受到气候的影响，或者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迁移了。不知又經過了多少年以后，才有另外一群中国猿人由別

的地方又迁到这儿来安了“家”。

在高达四十米的堆积里，中間埋藏着好几层鬣狗粪，証明这个岩洞也曾多次被鬣狗占有过。同时，水也曾几次漫淹过这个岩洞，因为不仅靠堆积的底部发现有粗砂，靠中部还发现有一层很厚的細砂。凡是有成层鬣狗粪和砂子的地方，都未发现过人类遺骸和較多的文化遺物。由上边所說的一系列的現象，可以証明，中国猿人曾多次来到这里。

中国猿人过着和野兽差不多的生活，为了吃飽肚子，到处流动，从事采集和狩猎，在和猛兽以及自然界进行斗争中，不知牺牲了多少性命！但是他們靠着辛勤的劳动和智慧，终于排除了种种困难，战胜了自然，撫育了自己的后代。

現在，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周口店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开采石灰岩、花崗岩和其它在建筑上或工业上用的矿物和岩石。誰又想到自己的脚下就是我們四十万年前的祖先——中国猿人在寻找野果或追赶野兽时所踏过的地面呢？

二、打开“宝庫”

有人把龙骨山的岩洞比作“宝庫”，这并不算夸大，

而是有一定根据的。经过十五年来大规模的发掘，由洞里取出的东西真不少。其中有代表四十多个中国猿人的遗骨，上十万件的已制成或未制成的劳动工具——石器，上百种的野兽化石，此外还有用火的遗迹……。光是石器（如果连同半成品或废品都计算在内）和各种野兽化石就已放满了几大间研究室。

我们在博物馆里所看到的兽骨，以及中国猿人使用的石器，都不是随手可得的，科学家和发掘工人们它们在它们身上不知花费了多少辛勤的劳动。这些东西原来都是埋藏于地下的，上面有时复盖着很厚的土石，必须把土石清除掉才能看见它们。遇到坚硬的土石，还需要一锤一凿地把周围的土石凿刻掉，才能把它取出来。打开这座“宝库”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假如你有机会到龙骨山参观一下，你会看到科学工作者和发掘工人们紧张劳动的场面：

有人在打炮眼，准备炸去碍手碍脚的巨大石块。有人手握着小铁钩，剔去鹿角周围的土；为了看清鹿角和土的界线，还不时用鬃刷刷去浮土。有人一手执锤，一手执凿，小心翼翼地凿刻一个胶结土中的庞大犀牛上牙床骨。有人在身旁放一个水盆，把柔软的纸撕成窄条，放在水盆里浸透，取出再放在一块残破的大象牙上，然后再用鬃刷轻轻的压打，使纸紧贴牙面，这是

因为这块牙齿已很糟朽的缘故。有的人身旁放着一堆石头，正在一块一块地刷洗，每一块都要翻过来调过去细看，看它是否有被人工打过的痕迹，再根据发现的痕迹来判断它是不是石器。他们还用放大镜检查一块石片的锋利边缘，大概是在研究这块石片是否被猿人使用过。有人在编写号码，记清层位和标本的出处。还有人在照相、绘图，大概是发现了重要的东西，正在记录那件东西原来存在的情形。

上面谈的这些，还只是在发掘现场上看到的工作情况。在发掘现场之外，还要做许多细致复杂的工作。把发掘出来的东西运到研究室之后，还得作更加精细的修理，使它们恢复本来的面目，然后，才能作进一步研究或陈列。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件东西，科学工作者们都为它流过汗，用过很多的心思。

谁是首先发现和打开这座“宝库”的呢？过去曾有人说是外国人发现的，其实并非如此。假如不是当地的采石烧灰的工人们首先发现了洞里的兽骨，就不会引起当时科学界的注意和某些外国人的到来。过去有个别的外国人故意作了歪曲宣传，说岩洞是他们发现的，这种说法抹煞了当地工人的劳绩。后来甚至还有人把中国猿人头骨的发现，也归功于外国人，这更不是事实。真正担负发掘的人是中国的科学工作者。

最初打开这座“宝库”的时间是 1927 年，从这一年就开始了正规的发掘。1928 年继续进行。在这两年里，不仅发现了大批兽骨，特别重要的，还发现了既像人又像猿的牙齿和下牙床等材料。人类学家就根据这些零碎的材料，肯定了它的特征，给它起个学名，叫作“中国猿人”。

1929 年 12 月 2 日，是人类学上最不平凡的一天。就在这一天里，把沉睡在这座“宝库”里的无价宝——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唤醒了，把它请出来和我们见了面。

有一位参加发掘的老工人，曾讲述了当时的情形：事情发生在当天下午四点多钟。当时已经日落西山，北风又不断吹来，虽然人人都感有寒意，但是大家仍然在紧张地工作着。天色黑暗下来，就点起蜡烛继续干。这时忽然有人大声叫了起来：“这是什么？人头！”人头两字刚刚叫出口，许多人就围拢来。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东西，今天终于被我们找到了。从当时每个人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人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和快慰了。这种快慰的心情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有人提议，立即把它挖出来，但也有人反对，认为天色已晚，最好等明天再挖，免得弄坏，它已在这里沉睡了几十万年，哪里还在乎这十几个小时呢？